

倡導：心理諮商的新趨勢

張曉佩

暨南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壹、前言

近年來，愈來愈多諮商心理師逐漸扮演起促進改變與倡導(advocacy)的角色(Kiselica & Robinson, 2001; Lewis & Bradley, 2000; Toporek, Gerstein, Fouad, Roysircar, & Israel, 2006)，開始意識到個案的需求往往超出面對面諮商服務所能滿足，並感受到促使環境改變以更利於人類發展是一種責無旁貸的專業責任，在相關諮商領域也開始有一些作為，例如：生涯與就業諮商心理師對抗職場中的種族與性別歧視、家庭諮商心理師揭露隱藏許久的家庭暴力與虐待議題、學校諮商心理師致力於減緩學校中影響學生學習的阻礙因素以及社區諮商心理師代表個案參與社會運動等(Toporek, Lewis, & Crethar, 2009)，因此，諮商心理師的角色實在無法將倡導切割在外。

貳、倡導的定義與在諮商領域的發展脈絡

Toporek與Liu(2001)將倡導解釋為「由諮商專業人員採取的行動，有助於移除不利於個案健康的組織性因素或外在的阻礙」，並進一步定義倡導為一個

連續性的諮商行動，從賦能到社會運動都涵納其中。換言之，倡導即是諮商心理師針對阻礙個案身心健康發展的議題進行倡議，並形成具體的行動介入計畫。在上述的定義中，諮商心理師賦能的對象可以是個人或是團體，並持續協助個案辨識與解決阻礙心理健康的社會政治議題；社會運動則指諮商心理師倡導大系統與公領域的改變。Lewis、Lewis、Daniels與D'Andrea(1998)也清楚地指出倡導的目標是致力於提昇個案對個人自身力量的感受與加速環境的改變以回應個案的需求。

雖然倡導已經是諮商心理師真實實務工作中的一部分，卻是到近幾年才慢慢被接受是諮商專業認同的核心之一，美國諮商心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在2002年完成倡導能力(advocacy competencies)的制定，並於2003年正式通過。倡導能力提供諮商心理師一個多元的架構，藉以執行能夠將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真正落實的倡導策略，讓社會正義不再只是停留於諮商文獻中被論述的抽象性、哲學性與理論性概念(Ratts & Hutchins, 2009)。此成果是20世紀末，多個諮商領域不斷追求創新與變革逐步累積而成的，包括多元文

通訊作者：張曉佩 電子郵件：hspe65@gmail.com

化諮商與發展學會(Association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AMCD)在1991年制定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成功經驗、改造學校輔導計畫(Transforming School Counseling Initiative, TSCI)的興起與影響，將倡導的概念帶入學校諮商工作(House & Martin, 1998)、諮商專業認證運動(Counseling Licensure Movement)不但是促使諮商被認同為專業的關鍵歷程，也讓許多諮商心理師學會如何與政治體制進行協商，這不僅是為專業發聲的能力，也是諮商心理師為個案與社群進行倡導時所需具備的能力，最後則是社會正義諮商(Counselor for Social Justice, CSJ)正式成為ACA的分會，更增強了諮商心理師對倡導角色的認同。

參、倡導的本質

發展於社會運動的倡導被視為是諮商專業的第五勢力(Ratts, D'Andrea, & Arredondo, 2004)，是多元文化運動下的產物，因戮力於促進大系統與公領域的改變，因此特別強調社會正義與促進(promotion)的概念，以下分別就其本質與對諮商專業的重要性進行說明。

一、社會正義

由於致力於消除因社會不公或壓迫而衍生的社會問題，讓社會正義亦成為諮商專業的基礎原則之一(Smith, Reynolds, & Rovnak, 2009)。從社會正義的觀點來看，有很多人（例如原住民、罕見疾病患者、肯納症者、肢體障礙者、社會基層勞動者、單身者、經濟弱勢者等非主流體系中的人口群）其實完

全具有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但長期以來他們沒有被當成與主流人口群同樣平等的人，他們的聲音長期被忽略，在所謂正常的國家機器運作模式中，例如教育政策或健保制度，這些人的立場與需求常常被排除在政治抉擇與政策制定過程之外，Nussbaum(2006)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不會污名化非主流文化下的人口群，不會阻礙他們的發展，相反地，一個正義的社會會透過制定更合宜與彈性的政策來支援這些人的身心健康發展、接受教育的權利以及支持他們能夠完全的參與社會生活。諮商心理師必須要瞭解有許多人的身心健康發展會被社會體制所做的選擇而左右，例如老年人口的長期照護、特殊發展兒童的受教權、以及失業者獲得再度就業的門檻與機會等，因此，諮商心理師如何用倡導的方式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正是強調社會正義的諮商心理師的要務之一。

二、促進

促進(promotion)的概念亦是在進行倡導時不可忽略的，是一個整合社會、生態與政治因素的過程，結合多種處遇與強調跨領域的合作，因此，心理健康的促進不是直線性的技術歷程(technical process)，而是複雜的社會歷程(social process)(Naaldenberg et al., 2009)，目標是藉由賦能、合作與參與性的服務方式來增進個人、社區與社會的幸福感(Jané-Llopis, Barry, Hosman & Patel, 2005)。諮商心理師發現許多族群長期面對險峻的環境挑戰與限制，是不利於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但不幸的是，諮商專業已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用個人缺

陷模式來看待非主流族群的議題，亦即諮商心理師長期以來太強調以個人因素的思維來解釋問題行為，而低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例如：一位高中生的父親因為金融風暴影響而被無預期裁員且長期失業的情況下，他放學後必須打工以貼補家用，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溫習課業，讓他多次作業未交，考試成績也一落千丈。如果諮商心理師習慣性地以個人因素來思考，該名學生即會被貼上「學習動機低落」的標籤，而完全忽略了父親失業的系統性因素，才是造成該名學生學習成績退步的主要問題，因此，諮商心理師必須真正體認到有時候是系統需要被改變，而非個人需要被改變。倡導取向的諮商，鼓勵諮商心理師要幫助遭受壓迫的個人建立強壯的自我價值感與自我效能感，賦能個人去挑戰歧視性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政策(Astramovich & Harris, 2007; Ivey & Collins, 2003; Kiselica & Robinson, 2001)。

社會正義與促進的真正意涵是在鉅系統的社會結構中進行態度上的改變，而我們也都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經由這樣的過程，去確保非主流的人不再被視為社會問題，而是應該得到某些權利，像主流人口群一樣有能力足以去應付同樣的緊急狀況。社會正義的概念終結了我們傾向找出個體缺陷的思考模式，將我們的關注轉移到無法適應個別差異的社會與經濟機制本身的不足。換言之，以倡導為基礎的諮商，跳脫過去視個案為失能與依賴的諮商架構，認為隱藏在社會結構中的複雜因素才是阻礙個人身心健康發展或出現問題行為的根

本原因。

肆、倡導的內涵

諮商中的倡導包括個案、社區與公領域三個層面(Lewis, Arnold, House, & Toporek, 2002; Toporek et al., 2009)，以下分別就各層面的內涵進行說明。

一、個案層面

(一)個案賦能(client empower)

在個案賦能方面，諮商心理師是與被社會邊緣化的個案一起進行倡導的工作，希望在過程中達到賦能個案的目標。賦能的過程包括要找出個案的優勢能力、瞭解社會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個案的發展、協助個案能夠從整體脈絡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生活、促進個案的自我倡導技巧，以及與個案合作進一步發展與執行自我倡導的行動計畫(Lewis et al., 2002; Ratts & Hutchins, 2009)。換言之，諮商心理師是與個案一起去找出不利於健康的因素，發展與培養個案自我倡導的能力、策略與資源以因應這些不利因素。在此過程中，重要的因素是協助個案發掘自身的優勢能力、資源與技能，並進一步幫助個案建立自信以更積極的方式來使用這些能力、資源與技能(Toporek et al., 2009)。賦能的策略允許個案找到自己的聲音，一旦個案能夠為自己發聲，就能夠創造新的覺察；個案能夠從脈絡的角度來解釋生活困境，就能夠瞭解他們的困境是受到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的影響，如此一來，原本被視為個人內在的問題，就能重新被理解為是因為生活在壓迫性環境的結果，此種理解是促進自我倡導的基礎(Brady-

Amoon, 2011; Ratts & Hutchins, 2009; Worell & Remer, 2003)。例如諮商心理師協助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個案有能力瞭解影響其工作壓力與憂鬱情緒的主要因素是職場中充滿性別歧視的言論與制度，並且進一步與個案合作來建立處理這些歧視性言論的策略。

(二)個案倡導(client advocacy)

在個案倡導方面，諮商心理師必須在系統內代表個案提出需求、尋找同盟、並且完成一個行動計畫。代表個案進行倡導的諮商心理師瞭解他／她的工作模式必須從諮商室中的個別諮商，轉變為走進系統，扮演為個案爭取教育、健康照護或就業機會等資源的倡導者。尤其是當諮商心理師可以取得個案無法取得的資源時，其倡導的角色更是重要(Toporek et al., 2009)。一個有能力的諮商心理師必須能夠精熟於與資源擁有者進行協商、幫助個案連結取得資源的管道、發展行動計畫、與多元領域的相關人士建立同盟關係以及實踐倡導計畫。例如諮商心理師尋求律師與工會的協助，與他們形成合作同盟，向個案任職的機構提出個案享有職場性別平等待遇的權利，邀請機構一起討論如何因應發生在個案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議題，諮商心理師的此項做為即是代表個案在工作系統中提出需求，敦促個案工作的機構能夠營造安全與友善的職場環境，促進所有員工的身心健康。

二、社區層面

(一)社區合作(community collaboration)

諮商心理師要能夠覺察環境中不利

於個人發展的因素，並能夠與個案所屬的社群一起合作來解決問題與策劃倡進行動，包括與社群形成合作同盟、一起為改變而努力、運用有效的傾聽技巧來瞭解社群的目標、找出社群成員在促進系統改變過程中的優勢與資源、支持社群為改變系統所做的努力與提昇社群處理系統性議題的知識與能力(Toporek et al., 2009)。例如諮商心理師與同樣因性別而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員工所組成的反性別歧視團體形成合作同盟，傾聽他們的困境與期待的改變，進而建立共同目標、瞭解他們所擁有的資源類型（律師與人權團體的支持等），並以此形成具體因應策略，例如召開勞資雙方協調會，來支持員工在對抗職場性別歧視此議題上的努力，諮商心理師的角色與功能是在過程中分享經驗與提供專業知識。

(二)系統倡導(systems advocacy)

諮商心理師在辨識出系統性的議題之後，緊接著就是要處理這些系統性的問題，諮商心理師需具備領導、團隊合作、資料蒐集與分析以及評估潛在危機的能力(Kiselica & Robinson, 2001)。領導與團隊合作能力有助於諮商心理師與系統中的相關團體或組織形成合作關係，化阻力為助力；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有助於諮商心理師向影響系統的資訊提供者請益，在蒐集與問題現況相關的資料後，進一步解讀以瞭解個案的真正需求，並讓相關人士瞭解改變的急迫性；評估潛在危機的能力則有助於諮商心理師在擬定倡導計畫時，預先思考各種可能的阻礙因素，並形成因應對策，

以提高倡導計畫的成功機率。例如諮商心理師與員工所組成的反性別歧視團體合作，透過多元管道蒐集資料以瞭解機構內員工遭受性別歧視的比例與問題的本質、將職場性別歧視對個人身心健康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加以整理，並透過工會等管道，傳遞上述這些資料，讓性別歧視現象與影響能夠開始獲得機構內部的關注，以促進機構系統調整制度來處理此議題。

三、公領域層面

(一)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

諮商心理師與個案以及所屬社群如果要促使一般民眾意識到影響人類尊嚴的鉅系統議題，通常會訴諸媒體或藉由社會運動的方式來達到目標(Toporek et al., 2009)，例如LGBT個案因為不公平的職場條件與性別歧視而遭受經濟困難或是被剝奪就業權利等，這些議題並非單一案例，而是廣大的社會性議題，因此諮商心理師與個案就必須透過媒體將此現象公諸於世，並結合跨領域的專業人員，開始進行公眾運動，可能的做法為在徵求個案的同意後，將其生命經驗拍成紀錄片，並以此紀錄片做為媒介，向大眾說明LGBT人口群遭受性別歧視的問題本質，並達到協助大眾獲得新觀念的效果。

(二)社會／政治倡導(social/political advocacy)

當個案或社群的議題必須透過政策或立法的過程才能解決時，就必須採取社會與政治倡導的行動了(Toporek et al., 2009)。例如諮商心理師透過召開公聽會與組織法案遊說團體等方式，致力於

參與性別平等工作法的制定與修法，以減緩或降低阻礙個人身心健康的職場性別歧視事件發生的機率。

Lee與Rodgers(2009)認為諮商心理師有道德與倫理上的責任為個案進行倡導，並且扮演一個促進改善社會與政治的機制。倡導對任何一個諮商心理師都是重要的，不論在何種工作場域，諮商心理師總是會重複遭遇到一些無法單靠改善個人層面而解決的議題，太多時候，環境中的負向因素會妨礙個人的心理健康，加劇個人的問題或阻礙成長，而且心理健康不是存在於真空狀態，會受到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諮商心理師必須將影響個案的生態系統因素納入考量，因為單獨聚焦在個案的處遇，其效果是有限的，而要達到倡導的目標，諮商心理師必須檢視環境因素如何阻礙個人發展，並對現況提出挑戰。倡導所關注的焦點在於與權力、義務、資源分配、歧視和暴力有關的議題，希望透過平衡權力結構、均等義務與對抗歧視來消除社會問題(Blustein, McWhirter, & Perry, 2005; Ratts, Dekruyf, & Chen-Hayes, 2007; Smith et al., 2009)。

諮商心理師如果想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個案，不能再停留在舒適的辦公室內了(Ratts & Hutchins, 2009)，如果幫助個案獲得長期的心理健康是諮商的首要目標，那麼諮商心理師就必須讓社會、政治、媒體、教育與所有社會結構都有所改變，尤其是當個案面對的議題是遭受不公平對待或壓迫時，上述的改變更是勢在必行(Goodman, 2001; Vera & Speight, 2003)。

伍、倡導應用於諮商的相關研究

針對倡導的諮商效果研究，相對於其它諮商策略的效果研究，目前仍佔少數，但已陸續有一些研究結果的呈現，例如在學校諮商領域已有研究發現諮商心理師藉由多元文化/社會正義的倡導與組織性的改變策略有助於弱勢族群學生提高學業成就，因為影響這些學生學業成就落差的因素相當多元，包括教育系統內的種族歧視與壓迫、以及在更大系統裡對生活有不利影響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因素，賦能弱勢族群學生學習如何自我倡導，是改變教育系統與社會的關鍵因素(Astramovich & Harris, 2007; Field & Baker, 2004; Fitch & Marshall, 2004; Roach, 2004; Webb, Brigman, & Campbell, 2005)。此外，透過倡導來改變學校系統，亦能有效降低學校霸凌事件的發生(Capaldi, Chamberlain, Fetrow, & Wilson, 1997; Espelage, Bosworth, & Simon, 2000; Kerns & Prinz, 2002)。Moodie與Jenkins(2005)在一項關於就業與心理健康相關的研究中，發現就業者的心理狀態比未就業者為佳，而在工作場域進行心理健康促進方案能發揮良好的效果。回顧加拿大的健康促進發展歷史，資料也顯示了心理衛生工作者必須加深對系統變遷的瞭解，才能有效提昇民眾的心理健康(Jackson & Riley, 2007)。在家庭暴力議題上，研究發現倡導策略能有效賦能家暴受害者，促進其正向心理健康的發展以及降低重複受虐的機率(Bennett, Riger, Schewe, Howard, & Wasco, 2004)。在性別議題

上，諮商心理師透過政治的倡導，教導民眾挑戰各種壓迫多元性別認同的文化規範與價值觀，與其他組織進行合作聯盟，教導LGBT更堅定的表達需求與立場，亦能有效挑戰主流文化對性別的刻板印象，降低對LGBT的污名化與減少影響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Chen-Hayes, 2001)。以身心障礙兒童為對象的研究也發現，倡導是父母親為身心障礙孩子爭取適當教育機會的有效方法(Turnbull & Turnbull, 2001; Trainor, 2010)，而透過倡導也能喚起社區對身心障礙的意識，更瞭解身心障礙的本質(Pocock et al., 2002)。

此外，在自殺預防上，Motohashi、Kaneko、Sasaki與Yamaji(2007)在日本進行一項研究，發現以社區為主的促進方案能有效降低自殺率，其方案內容主要是透過「意識覺醒」(awareness-raising)的倡導過程，一方面強調居民透過實際的參與來喚起個人對自殺議題的重視與瞭解，進而付諸行動來推廣自殺預防，另一方面也透過具倡導性質的活動，提昇當地社區老人的社會連結以降低心理疏離感。此項研究觀察1999年至2004年日本自殺死亡率的變化，結果發現接受該促進方案的城鎮其自殺率從每10萬人口有70.8人自殺死亡，降低為34.1人；而沒有接受該方案的城鎮自殺死亡率從每10萬人口有47.8人自殺死亡，增加為49.1人，顯示透過社區倡導，將自殺處遇方案與居民生活更緊密的結合，能有效降低自殺事件的發生。

綜上所述，可發現不同的人口群在生態系統中，會遭遇到多元且不利於心理健康發展的因素，諮商心理師若能透

過倡導有效地促進社會結構的改變，將能減緩這些系統性因素的出現或所導致的不利影響，進而提昇個人的心理健康，因此，將倡導概念與策略運用到諮商領域中，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

陸、結語

長期以來，諮商心理師被訓練成用顯微鏡看事情，對人類問題的詮釋大部分都還集中在個人身上，如果能夠將焦點轉移到系統，有助於諮商心理師辨識由環境衍生而出的問題，不應該完全歸咎於個人。諮商心理師進行系統性處遇的能力愈來愈受到關注與強調，亦即專業的諮商心理師必須能夠挑戰社會、文化與經濟等鉅系統層面的阻礙，以促進社會結構的改變，協助個案達到正向的社會心理發展。或許對諮商心理師而言，最大的挑戰是在個案與系統之間的移動，以及將對個案的關心轉換為更具深遠影響的行動，但人們並非在實驗室裡成長與老化，要瞭解個人的生命，必須要瞭解在不同歷史脈絡中，個人的社會與文化經驗(Riley, 1985)。同樣的，心理健康不是存在於真空狀態，會受到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Blustein et al., 2005)，因此如何從系統的觀點進行倡導與促進，已是諮商心理師無法逃避的專業議題。

參考文獻

- Astramovich, R. L., & Harris, K. R. (2007). Promoting self-advocacy among minority students in school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5*, 269-276.
- Bennett, L., Riger, S., Schewe, P., Howard, A., & Wasco, S. (2004). Effectiveness of hotline, advocacy, counseling, and shelter services for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A statewide evalu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9*, 815-829. doi:10.1177/0886260504265687
- Blustein, D. L., McWhirter, E. H., & Perry, J. C. (2005). An emancipatory communitarian approach to voc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3*, 141-179. doi: 10.1177/0011000004272268
- Brady-Amoon, P. (2011). Humanism, femin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Essential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advocacy.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50*, 135-148.
- Capaldi, D. M., Chamberlain, P., Fetrow, R. A., & Wilson, J. E. (1997). Conducting ecologically valid prevention research: Recruiting and retaining a "whole village" in multimethod, multiagent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5*, 471-492. doi: 10.1023/A:1024607605690
- Chen-Hayes, S. F. (2001). Counseling and advocacy with transgendered and gender-variant persons in schools and families.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40*, 34-48.
- Espelage, D. L., Bosworth, K., & Simon, T. R. (2000). Examin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bullying behavior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8*, 326-333.
- Field, J. E., & Baker, S. (2004). Defining and examining school counselor advocacy.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8*, 56-63.
- Fitch, T., & Marshall, J. (2004). What counselors do in high-achieving schools: A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7*, 172-177.
- Goodman, D. J. (2001). Promoting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 Educating people from privileged groups. Thousand Oaks, CA:

- Sage.
- House, R. M., & Martin, P. J. (1998). Advocating for better futures for all students: A new vision for school counselors. *Education, 119*, 284-291.
- Ivey, A. E., & Collins, N. M. (2003). Social Justice: A long-term challenge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1*, 290-298. doi: 10.1177/0011000003031003004
- Jackson, S. F., & Riley, B. L. (2007). Health promotion in Canada: 1986 to 2006. *Promotion & Education, 14*, 214-218. doi: 10.1177/10253823070140040601
- Jané-Llopis, E., Barry, M., Hosman, C., & Patel, V. (2005).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works: a review. *Promotion & Education, 9*-25. doi: 10.1177/10253823050120020103x
- Kerns, S. E., & Prinz, R. J. (2002). Critical issues in the prevention of violence-related behavior in youth.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5*, 133-160. doi: 10.1023/A:1015411320113
- Kiselica, M. S., & Robinson, M. (2001). Bringing advocacy counseling to life: The history, issues, and human dramas of social justice work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9*, 387-397.
- Lee, C. C., & Rodgers, R. A. (2009). Counselor advocacy: Affecting systemic change in the public arena.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7*, 284-287.
- Lewis, J. A., Arnold, M. S., House, R., & Toporek, R. L. (2002). *ACA Advocacy Competencies*. Retrieved December 16, 2011,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Publications/>
- Lewis, J. A., Lewis, M. D., Daniels, J. A., & D'Andrea, M. J. (1998). *Community Counseling: Empowerment strategies for a diverse society* (2nd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Lewis, J., & Bradley, L. (Eds.). (2000). *Advocacy in counseling: Counselors, clients, & community*. Greensboro, NC: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Counseling and Student Services Clearinghouse.
- Moodie, R., & Jenkins, R. (2005).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you want me to invest in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Well why should I? *Promotion & Education, 2*, 37-41.
- Motohashi, Y., Kaneko, Y., Sasaki, H., & Yamaji, M. (2007). A decrease in suicide rates in Japanese rural towns after community-based intervention by health promotion approach.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37*, 593-599. doi: 10.1521/suli.2007.37.5.593
- Naaldenberg, J., Vaandrager, L., Koelen, M., Wagemakers, A., Saan, H., & de Hoog, K. (2009). Elaborating on systems thinking in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Global Health Promotion, 16*, 39-47. doi: 10.1177/1757975908100749
- Nussbaum, M.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cock, A., Lambros, S., Karvonen, M., Test, D. W., Algozzine, B., Wood, W., & Martin, J. E. (2002).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elf-advocacy among students with LD: The LEAD group.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 37*, 209-216. doi: 10.1177/105345120203700403
- Ratts, M. J., & Hutchins, A. M. (2009). ACA advocacy competencies: Social justice advocacy at the client/student level.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7*, 269-275.
- Ratts, M. J., Dekruffy, L., & Chen-Hayes, S. F. (2007). The ACA advocacy competencies: A social justice advocacy framework for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1*, 90-97. doi: 10.5330/PSC.n.2010-11.90
- Ratts, M., D'Andrea, M., & Arredondo, P.

- (2004).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Fifth force' in field. *Counseling Today*, 28-30.
- Riley, M. W. (1985). Age strata in social systems. In R. H. Binstock & E. Shanas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p. 369-411). New York, NY: Van Nostran Reinhold.
- Roach, R. (2004). The great divide. *Black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21, 22-25.
- Smith, S. D., Reynolds, C. A., & Rovnak, A. (2009).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advocacy movement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7, 483-491.
- Toporek, R. L., & Liu, W. M. (2001). Advocacy in counseling: Addressing race, class, and gender oppression. In D. B. Pope-Davis & H. L. K. Coleman (Eds.),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p. 285-41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oporek, R. L., Gerstein, L., Fouad, N. A., Roysircar, G., & Israel, T. (Eds.). (2006). *Handbook for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Leadership, vision and a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oporek, R. L., Lewis, J. A., & Crethar, H. C. (2009). Promoting systemic change through the ACA advocacy competenci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7, 260-268.
- Trainor, A. A. (2010). Diverse approaches to parent advocacy during special education home-school interac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us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31, 34-47.
- Turnbull, A. P., & Turnbull, H. R. (2001). *Families, professionals, and exceptionality: Collaborating for empowerment*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 Vera, E. M., & Speight, S. L. (2003).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social justice,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Expanding our role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1, 253-272. doi: 10.1177/0011000003031003001
- Webb, L. D., Brigman, G. A., & Campbell, C. (2005). Linking school counselors and student success: A replication of the Student Success Skills approach targeting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competence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8, 407-413.
- Worell, J., & Remer, P. (2003).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therapy: Empowering diverse women* (2nd ed.). Hoboken, NJ: Wiley.